後漢書疏證

後漢書疏證卷八

吳　沈欽韓撰

左雄傳　南郡涅陽人

郡當作陽

稍遷冀州刺史

北堂書鈔謝承書曰雄爲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

精十日一炊

容容多後福

新序一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說苑臣道容容乎與世浮

沈上下越絶計倪內經衆人容容盡欲富貴

分伯建侯代位親民

按此與上皋陶對禹語文義不屬袁宏紀云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云云則辭義爲順蓋范史刪截東京文字與宋祁修唐書同病不必是傳寫脫落也雄此奏袁紀在陽嘉元年而傳置於永建三年之前

褒豔用權七子黨進

按小雅十月之交序以爲大夫刺幽王箋以爲刺厲王毛以豔妻爲褒姒鄭以爲敵夫曰妻正義曰鄭謂刺厲王者從韓詩說鄭以詩論天子之后非如曲說邪淫不當以色名之中候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剡豔古今字耳

以刿對姬刿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傳載左雄詩爲
褒豔則雄同毛旨注旣言褒豔爲褒姒復云厲王淫於
色則辭不屬矣

注　秦篯𥤯其士

按揚雄長楊賦作封豕其士窫窳其民

觀政於亭傳

胡三省曰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
覲政也愚謂監司按部但一過亭傳而已未嘗深考其
治狀也

職斯祿簿

斯與廝同易旅初六斯斯其所取災王弼注爲斯賤之役北堂書鈔蔡邕書云大官令職役斯碎非文雅所使也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

此古者四十而仕之義也册府元龜六百三十九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南齊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梁初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四年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陳依梁制惟經

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爲換郎者
得未壯而仕此皆限年之例也
胡廣等皆坐謬舉免黜
按胡廣以被劾心恨左公故爲尚書時駁其察舉之議
當據此傳以定其先後次第
並奏拜童子郎
北堂書鈔東觀記云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
建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劉芳踽函山客話唐設九科童子居其一員半千楊烱
吳通玄裴耀卿李泌劉晏皆由是舉宋則楊億宋綬晏
殊李淑均以童子出身元童子科見於選舉志者
十六人按李東陽四歲舉神童則明時亦有此制

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

袁紀陽嘉二年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冀爲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詞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考帝紀及袁紀梁商以陽嘉四年爲大將軍袁紀於二年書執金吾者是

無乳母爵邑之制

册府元龜卷三十八 哀帝天祐二年九月敕嬭婆楊氏可封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嬭婆王氏先皇帝封郡夫人今准楊氏例改封 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嬭婆楊氏等保持夙宵善養勞苦且隆恩澤以報劬勞竊以事體參詳合陳管見漢宣帝乳母郭徵卿胡組著保養之功後子孫只受厚賞而無封

爵後漢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順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其時忠正上言亦以封爵過當乃貽厥咎至晉室中興乳母阿蘇有保元帝之功賜號保聖君既非爵邑又彰其功爰擇美名在理甚當臣等商量嬭婆楊氏望賜號安聖君嬭婆王氏望賜號福聖君第二嬭婆王氏望賜號康聖君從之

舉以此劾奏雄

袁宏記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嘗坐罪臧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

周舉傳　延熹四年

當作延光

議郎陳禪以爲云云

按禪是閻氏故吏既免阿黨之誅乃昧顯考叔之義欲隔絕母子何其愚而悍也

明公年過八十

按風俗通十反篇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陳災異之變勸上親賢納忠上覽倀表嘉其忠謨倀目數病手能細書詡案大臣苟肆私

意詡坐上謝倀蒙慰勞按袁記朱倀以永建元年二月爲司徒十月丁亥罷而帝紀則於二年七月壬午同太尉朱寵罷若如袁紀則舉雖爲倀道地亦無多時也

倀乃表諫帝果從之

通鑑考異曰袁紀永建元年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范書孫程傳亦云坐訟虞詡呵叱左右就國按虞詡傳程言見用上不以爲怒周舉傳言程坐爭功就國从舉傳愚謂程等訟虞詡叱張

防固非帝所憙讒邪尤側目一時曲從後或其懷表爭功三年悉徵還京師而朱張并責前事坐斥也孫程傳以二年七月罷則假謙未必效於當時此乃傳之饋糊

平丘令

一統志平丘廢縣在開封府封丘縣東四十里接直隸長垣縣界長垣縣志在今縣西南五十里

有龍忌之禁

淮南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高誘注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謂之請龍

輒一月寒食

御覽一七十 魏武帝明罰令曰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按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賈思勰齊民要術介子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日爲之斷火煮醴而食之名曰寒食蓋淸明節前一日也然則僅斷火一日也陸翽鄴中記幷州之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火餉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爲介子推也[御覽琴操曰介子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此五月五日之說也]又鄴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

粥是今之糗冊府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二十五年詔介山之邑聽爲寒食自餘禁斷周密癸辛雜識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喪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雹之變社長輩至日就人家雞羽翎掠竈灰雞羽稍焦卷則罰香紙錢有病及老者不能冷食就介公廟卜乞小火吉則然木炭取不煙不吉則死不敢用火或以食暴日中或埋食器於羊馬糞窖中其嚴如此又云火禁中雖冷食無致病者按寒食節莫尚於唐雖宮禁亦不然燭沈佺期詩所謂普天皆滅焰匝地盡藏煙者也宋以後稍弛而綿上之禁猶如此章懷注云事見桓譚按桓譚何能知周舉

隋唐經籍志並有華譚新論十卷當因彼而誤

娶閉之

憲章類編成化五年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爲妻事覺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庭以其絕生道無外覬也今閏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郎離異閏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其後以事免司徒劉崎

帝紀陽嘉三年十一月壬寅崎與司空孔扶同免袁紀云以災異免

尙字伯河南郡人也一本作河南郡人非

北堂書鈔楚國先賢傳曰黃尙爲司隸校尉姦慝自屛

三月上己日

玉燭寶典正月元日至月晦人並爲酺食度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濱以爲度厄則不獨三月上已也宋書禮志云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已也癸辛雜識上巳當作十干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

經曰從祀先公

注親盡故通言先公也按此襲杜預非是喪服小記云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旣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依兄弟之服服之也鄭意以殤者未經傳重經云爲殤後者言殤則有爲殤服者在蓋此殤死而大宗爲大夫若士者擇族人爲後故以本服終其日月故鄭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孔疏不善解此云旣不後殤而宗不可絕則似大宗之家惟此殤者以其殤不爲父乃越序而後其父顯與經文相背古無是禮也若殤者之父已前死殤者旣傳一日之重於是而死已有

爲人父之道雖不及冠而已當冠者之事上經所云冠而不爲殤其義如此後人循疏文而不曉鄭義至有駁難不具錄也既不爲殤則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爲彼殤服自依正條斬衰章云爲人後不指言父若祖兼包兄弟爲後在內也公羊仲嬰齊傳云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推此而言國君之親兄弟入繼大統爲後之禮一如斬衰自爲昭穆兄終弟及之義不獨商家爲然所以重大宗責恩禮也僖之於閔定之於昭皆然昭公喪至乃書定公即位宋劉敞爲兄後議曰春秋之義有常有變既從子例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一也春秋正其爲兄子一體而已杜預蔑弃典禮

故文二年傳主僖爲閔臣不爲父子今創以傳證之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又歷引禹湯宋鄭帝俈與稷此即祭法禘嚳郊稷之謂故傳云后稷親而先帝也先儒以爲天帝者非皆是言父子繼世曾無一語及君臣以舉大自包細也杜違禮亦自違其傳賈公彥知其非故家人疏云兄死弟及俱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文二年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按賈言隱桓閔僖從來昭穆之敘是也謂文二年逆祀閔與僖易其昭穆則未必然躋僖公者直是升僖公同在昭位不別爲一世從是以往文爲穆宣爲昭只緣少僖之穆位一座自後世次悉亂若本同倫以僖公升

於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於後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云從祀先公以昭公之上昭穆皆亂今審禘而易之故通言先公杜預亦云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意亦謂閔以下昭以上皆順復言親盡通云先公則固自怙其謬說曾不思禘祭時自有親未盡者在若非一一皆順豈得因僖閔而概言乎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其謬

黃瓊傳　瓊至綸氏

一統志潁陽故城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

邑漢置綸氏縣後魏天安四年改置潁陽縣於此元和

志隋大業元年改爲嵩故注云嵩陽縣城

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法言淵騫篇有李仲元者高士傳李弘字仲元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誤謗布流應時折減者

謝承書南郡王逸素與樊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

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

胡元安

藝文類聚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喪雉

免遊其庭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言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牀令卽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袁宏紀潁川功曹史鄭凱答太守朱寵曰胡元安體曾參之至行履樂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誠洞於神明雖免集其左右出於潁陽

朱仲昭

未詳

顧季鴻

吳志注吳錄曰顧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

巴郡黃錯

華陽國志王堂爲巴郡太守貢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璊皆至大位

有作者七人之志

皇侃義疏鄭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避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集解包咸云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又引王弼說與此注同

又覆之於端門

宋志州秀才郡孝廉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隋書禮志

後齊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劣文理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至唐進士亦有覆試劣者輒落（張說永昌中武后第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崔沔擢賢良高第不中者謗訾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工遂爲第一）李壁王荆公詩注國朝御試因舉人徐士廉訴知舉李昉取舍不當開寶六年藝祖始親覆試於殿庭文獻通考初開元時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按此但以其程文送覆檢如今磨勘之例不別試也）其後中廢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容齋隨筆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

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令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後唐莊宗同光三年敕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王徹桑維翰居魁亞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開寶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長編云進士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詘去之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始然於昉等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先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其為一榜未嘗有省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

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內出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爲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爲升降有省元狀元之別云至仁宗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免黜落燕翼詒謀錄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弃於殿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殿試皆不黜落按此則嘉祐以前御試皆漢覆試之遺法也今則會試榜出中式者亦令入內覆試而無黜落惟磨勘則有停殿試者

以宜比周公

劉云當作宜以按袁紀無以字文理更順

會以地動策免

按帝紀瓊以元嘉元年冬閏月爲司空以二年十一月免袁紀以元年十月爲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位踰月耳考元年二年皆有地動此傳亦云梁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則與袁紀合於當年免司空也

乃封爲邟鄉侯

注元始二年更名曰邟按前志潁川郡周承休侯國元帝元始二年更名鄭公不云邟也水經注汝水引前志同說文邑

部云郖潁川縣考兩漢志潁川均無郖縣疑說文本云潁川鄉譌爲縣字注誤也錢大昭補表云承休侯國鄉作鄉者是云承休侯國非也集韻十一唐郖城名在陽翟類篇引同集韻又云縣名在潁川知說文譌已久方輿紀要承休廢縣在今汝州治子城東元帝永元五年置平帝元始四年更名爲郖光武改封於東郡畔觀縣曰衞公以郖縣廢入陽城亦據章懷注言之耳

瓊首居公位

御覽四百二十八汝南先賢傳曰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和羌夷數起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

德願諸掾有以匡之掾東平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年之旱自上聖之君誰能無此明公日昃恪勤衰職修理小掾等無以加增如此至數人瓊欣然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爭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投山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深思消復災異進納忠直衆人默默慚愧

秋以地震免

按桓紀瓊爲太尉司空及罷免與傳同而袁紀七年二月云太尉黃瓊薨三月楊秉代之是謂瓊薨於太尉之

位無爲司空事及劉矩先代瓊爲太尉文疑袁紀疏漏也

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堅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

怖禍而木舌

小宰職注云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然此謂懼禍不言當指舌麻木不動也吳仁傑欲改木作束非

亦取封侯

錢大昭補表下邳高遷鄉侯周永以尙書議誅梁冀侯

一統志高遷亭在邳州界

琬傳 冦賊陸梁

袁宏紀中平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或起家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陵司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淸治路軍費雖急禮義廉恥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爲國生事此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

威聲大震

袁宏紀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陂賊鴻因軍徵發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姦論鴻如法

更封陽泉鄉侯

錢大昭補表云南陽魯陽鄉張宗傳爲縣陽泉鄉佐廬江有陽泉按水經注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爲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丘縣西紀要云縣西九十里錢氏何舍此而指彼也

論　忘其拘儒

方言儒輸愚也注儒輸猶懦撰也廣雅釋詁儒短也又柔也荀子修身篇偷儒轉脫注儒謂懦弱畏事

荀淑傳 舉淑對策

袁紀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師地震潁川荀淑應詔對策也此傳作梁太后臨朝當在建和年中與袁紀異

棄官歸

御覽四百三十四袁山松後漢書曰荀淑與陳寔交及其棄朗陵而歸也數命駕詣之淑御慈明從叔慈抱孫文若而往寔亦令元方侍側季方作食抱孫長文而坐相對怡然嘗一朝求食季方尙少跪曰諶聞大人荀君言甚

善竊聽之飯成糜寔曰汝聽談解乎諶曰唯因令與二慈說之不失一詞二慈大悅按世說作陳太丘詣荀朗陵云云陳耀文天中記云按本傳淑卒於桓帝建和三年或生於延熹六年相去已十三年矣則其妄自明

時人謂之八龍

羣輔錄荀氏八龍儉字伯慈儉弟緄字仲慈濟南相光祿大夫或之父年六十六緄弟靖字叔慈太尉辟不就年五十五靖弟燾字慈光舉孝廉年七十燾弟汪字孟慈昆陽令年六十汪弟爽字慈明年六十三爽弟肅字敬慈守舞陽令年五十肅弟甫字幼慈司徒掾年七十見張璠漢紀及荀氏譜

緄

北堂書鈔謝承書曰荀緄字伯條拜尚書性明亮敏衆

職以最羣僚秉機平直公卿大夫莫不憚之按袁紀尚

書荀緄與李膺等皆爲鉤黨下獄誅謝承書云緄字伯

條與本傳昱字伯條同蓋誤昱爲緄

曰高陽里

寰宇記荀爽兄弟八人家在長社縣東北七里地名荀

村里名高陽按明統志云在許州城內

注　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

按高士傳潁川太守王懷亦謚之曰昭定先生

故其德爲孝

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火樂木而養以陽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

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按爽自引漢制注引王莽事以擬之非也東京制不通孝經論語不得爲吏百官志州有孝經師主監試經

諒闇之禮未嘗改移

按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喪服傳旣虞翦屏柱楣注云所謂梁闇今按荀爽此言其義與鄭同漢儒解經無有異義

自杜預據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創爲心喪之說僞孔傳云諒信也闇讀爲陰默也與何晏集解孔注論語同左傳隱元年疏引馬融亦云信默皇侃疏或呼倚廬爲諒陰或呼梁庵是侃仍不从孔說也

歸其妹於諸侯也

董斯張廣博物志京房易載湯戒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从陽女之从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理

設尙主之儀

按班超傳陰城公主與嬖人處帷中使班始伏牀下尙

主之敝如此史傳不著其儀蓋鄙而略之也通典禮十九高宗顯慶三年詔曰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循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辟自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通鑑德宗建中元年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上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及壻之諸父兄姊之儀舅姑坐受於中堂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王闢之澠水燕談英宗治平中徐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師約異時尚主之家例降昭穆一等以爲恭帝疾之曰此廢人倫之序不可以爲法亟命止之神宗踐祚乃詔公主出降皆

行見舅姑禮是時師約父克臣爲開封府判官中使二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外戚傳柴宗慶祖禹錫父宗亮宗慶尙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爲禹錫子李遵勗尙主亦然洪武實錄九年太師李善長長子祺尙臨安公主儀自親迎行禮一如常式駙馬公主見太師禮畢執事者請駙馬叔姑坐駙馬公主四拜又請駙馬兄坐再拜皆坐受又請駙馬嫂立相向再拜畢還府按公主於夫之黨行家人禮則尙主者居恆如夫婦之儀可知

與天地之宜

荀爽易本作與天地之宜今易本無天字蓋校刋人誤

以今本易與此證乃删去天字吳仁傑因此置辯則傳明有天字南監本無者非爽此對與其解易不同蓋此據夫婦一端言之以明倘主者妻制夫違乾坤之性也吳仁傑乃剽拾揚雄太玄語以譏之彼固未見荀氏之易幷不知此策意指所在亦妄矣

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

繁露循天之道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極盛不相接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

截趾適屨

淮南說林所以養而害所養猶削足而適履詩紀鄒子引古諺與此四句同

董仲舒制度之別

繁露服制篇士止於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僇民不敢服絲玄纁乘馬爽所指制度殆謂此仲舒對策只是汎論並無科指注以對策當之非也

逢卒爽制服三年

按慈明知禮必不爲舉主服非禮之服當是申心喪如師耳風俗通愆禮篇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嘗孟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荀嘗通儒於義足貴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弔服之制斯近之矣如彼文則僅齊衰非三年然漢人多爲過禮之服如李恂郡請功曹未及到送喪持喪三年漢隸字源北海相景君碑陰弟子行三年服八十七人金石錄漢封丘令王元賞碑陰載門生有云右奔喪右斬衰三年趙氏譏其過禮御覽五百四十七摯虞新禮議曰喪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衰臣虞謹按自古無服師之禮故子貢喪夫子若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

也出則絰居則否所謂當事加麻也此說引檀弓注謂羣相爲服居則絰出則否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疑宜定新禮無服加舊晉書郭瑀傳師郭荷荷卒服斬衰廬墓三年又決疑要注曰禮臣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稱臣吏者也見察舉而不爲吏者弔服加麻通典秀孝爲舉將服議魏景元元年傳玄舉將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按此議近合情禮也册府元龜六百四十二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爲巨門恩門及以登第爲門生門生者門弟子

也顏閔游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卽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舉子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爲恩門師門不得自稱門生王世貞觚不觚錄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師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然唐宋以下雖有座主門生之稱而制服則絕矣

時人多不行妻服

讀禮通考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又曰宗子母在爲妻禫則是夫之服妻亦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與父在爲母同按喪服傳父在則爲妻不杖此言適子之父主適婦之喪喪无二主故不杖不杖

則不禫凡不杖章皆不禫也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賀瑒云若父殁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小記又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疏云父不主妻喪故不主庶婦則其禮自如杖期章昭十五年傳云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謂惟妻與長子不以貴而降也竊疑漢時不行妻服殆是不杖不禫非謂全不制服也

行至宛陵

一統志宛陵故城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史記正義云縣東北三十八里錢大昕曰苑與宛同此河南之苑陵非丹陽之菀陵

進拜司空

姚本張璠漢紀曰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廣博物志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其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謂之漢語

前書霍光傳注引漢語

題爲新書

藝文類聚鑒誡類有荀爽女誡

悅傳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

老子下篇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懼之

韓韶傳　注　今在兖州博城縣東北

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縣志云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俗名城子縣

鍾皓傳　皓頃之自劾去

裴松之注先賢行狀曰皓爲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道從惡其相洒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爲西曹掾卽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

之體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范

史言自劾去然皓勸止劾者未嘗自劾去也

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

先賢行狀曰時郡中先輩爲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

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

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尙陳鍾至德可師此傳及袁宏紀

世說俱不言陳稚叔

兄子瑾

袁紀瑾爲觀先賢行狀同

弟何期不與孟軻同耶

袁紀作弟於是何太無皂白耶

皓孫繇

先賢行狀云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孫與此異

陳寔傳 字仲弓

隸釋太丘長壇碑弓作躬叓機云躬是借用

爲都亭刺史佐

衍刺史二字 閣本但衍刺字 亭長下有亭佐寔爲之

司空黃瓊辟

北堂書鈔續漢書曰皐灼然爲司徒屬 按謂行義灼然晉書溫嶠傳皐

秀才 灼然

補聞喜長旬月以朞喪去官

按蔡邕文範先生碑遷聞喜長清風暢於所漸儉節溢於監司郡政有錯爭之不從卽解綬去又太丘碑云宰聞喜半歲與此事實小異

太丘長

一統志太丘故城在歸德府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司官行部

州從事謂之州司潛夫論考績篇州司不治令遠詣闕史弼傳州司不敢彈糾唐六典隋時州佐官以曹爲名者

皆改爲司如司戶司法之類

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

隸續陳寔碑春秋八十三中平三年卒一統志陳寔故里在許州府長葛縣西四十里今德星觀即其遺址

其刊石立碑

洪氏所載尙有三碑足明立碑之多也明統志陳寔碑在許州鄢城縣西三十五里又有祠在鄢陵縣故宅

有六子

寔字紀陳氏家傳云紀諡已下八十六墓三十六碑並在長葛縣陘山之陽

號曰陳子

古文苑邯鄲淯鴻臚陳君碑乃覃思者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今所謂陳子者也

拜五官中郎將

碑云大將軍何進表選名儒君爲舉首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云云拔以鄭君申屠蟠等傳參之則紀之解巾入仕在中平五年傳云董卓者非也

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

碑云視事未期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

爭利其士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爲己致死乃辭而去之老弱攀藟晨夜間行寓於邳郯之野按紀因到郡未嘗爲太僕所云刺史敗於黃巾者焦和也見臧洪傳幽冀二州爭利者袁紹公孫瓚也瓚遣青州刺史田楷拒紹平原屬青禍難方殷於是去郡魏志陳羣傳隨紀避難徐州碑得其實此傳全非也

又徵爲尚書令

碑云袁術結婚呂布君爲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使絕好追女離遜姦謀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據呂布傳說布絕婚者沛相陳珪初不及紀未能定其虛實也

公慙卿卿慙長

袁宏紀魏文帝嘗問羣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實不言而治臣父紀言而行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按魏略羣爲魏侍中與尚書桓皆勸曹操早受漢禪羣之所慙者蓋止乎此

時號三君

藝文類聚漢雜事曰太師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按劉孝標引檀道鸞續晉陽秋則云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

賢人聚拔此並造作虛文所謂揚之可使上天非通人所取

李固傳 鼎角匿犀

舊唐書馬周語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 新唐書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

公卿舉固對策

袁宏紀陽嘉二年五月庚子詔舉直言對策者固與馬融張衡三人順帝覽衆對以固爲第一融之對太旨言陰陽不和由於守令用刑太急及民以食爲本農桑失

務盜賊所由起衡之對言漢初舉孝廉皆先孝行自辛卯詔書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郡國守相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又言選舉之任一歸臺閣眞僞混淆下陵上替災異所由起案融對碌碌無取衡乃歸咎於左雄爲胡廣等訟冤文人固陋如此視李公直指近倖外戚以感悟人主眞有聖凡之別矣惜李公元策袁宏范曄各以意刊削二書相校同者纔十之三不見原本爲可恨

伏從山草

賈誼新書七越王之窮至乎吃同齕飲腑水山草亦謂草

莽也通鑑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
山草袁紀此句作伏在草澤

禮所不臣
白虎通王者不臣章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
之父母夷狄也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
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也

同之中臣
胡三省曰此中臣謂中朝臣也按前書音義自大將軍
下至給事中左右曹爲中朝臣也

表出者景必邪

荀子王霸篇不能治近又務治遠是猶立枉木而求其
景之直也

源清者流必潔

荀子君道篇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

猶卬樹本百枝皆動也

韓非外儲說右下拊其本而葉徧搖矣鹽鐵論中韓篇

一節動而百枝搖

久乃得拜議郎

按前文以固爲議郎阿母宦官等陷其罪雖有命未得
拜也至此因黃瓊等救乃得眞拜文理甚明不必如劉

說

至白水關

明志鹽羌州西南有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此亦曰葭萌水有白水關其下流至保寧府昭化縣合於嘉陵江

注　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感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悒悒然耕不顧

按莊子天地篇與注所引稍異

以固為荊州刺史

北堂書鈔長沙耆舊傳曰太尉李公時為荊州刺史下

辟書曰欲採明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學或剖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於魚或百文學不出奇士不可捨文學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場矣

安國者以積賢爲道

以上語並出繁露通國身篇神彼作精

注　子方在此

按新序作大宗子敖

會稽賀純

晉書賀循傳其先慶普漢世傳禮所謂慶氏學族高祖

純博學有重名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淸河孝王慶故爲賀氏

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按黃瓊傳瓊以議郎遷尚書僕射當固對策時瓊業爲僕射救固不應固爲大匠瓊猶議郎未遷也前後文自相矛盾袁宏於前此則云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於漢安元年固爲將作大匠上疏則云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比范史爲斟酌

與光祿勳劉宣上言

按此段敘述最潦草無文理既言牧守非人三語未了

忽及君德又止二語即云帝納其言於是下詔似略不

經意

飛章虛誣固罪

按世以此章爲馬融所作然史不指融名又其事爲梁太后所寢得已袁紀則於桓帝建和元年劉文謀立淸河王固翁皆下獄乃云從事中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范於吳祐傳亦載其事則融作奏即李公被誅之事似不在質帝時且既云飛章當沒其主名不可先顯撰造之人其非融作明矣

從容冶步

集韻冶女態

時年五十四

水經注江水篇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書作五十七而史云死時年五十四必有一誤

收固二子基茲於鄢城皆死獄中

監本作傴城按傳云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又云下郡收固三子則基茲之死當在漢中本郡云鄢城誤

固弟子汝南郭亮

御覽三百八十五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尙義之心年十四始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開精黌於長社亮造門而師學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釋結周甫奇而偉之按如彼所云則亮非固弟子乃博士弟子之慕義者耳

左提章鉞右秉鈇鑕

按文鉞字衍

得遂斂歸葬

水經注沔水篇李固墓在南鄭縣長柳村明統志在漢中府成固縣西三十里唐韋皋作記

門生王成

袁宏紀作固之僕隸按下云變從受學則非僕隸也

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

按徐階知此術以殺嚴世蕃寇榮不知此而速其死

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

華陽志變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

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

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

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

擢遷河南尹

藝文類聚續漢書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封事上遂不發乃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毋訓如父

有同歲生

後世所云同年生柳敏碑縣長同歲犍爲趙臺念素帛之義

大署帛於其背曰

按司救注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袠惡之狀著之背也

杜喬傳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

袁宏紀喬書曰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敘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按袁紀喬上書諫在已爲太尉之後考帝紀喬以建和元年六月代胡廣爲太尉而袁紀梁氏五侯封於元年七月則喬已遷太尉時也當從袁紀此傳下有建和元年蓋衍

但策免而已

按帝紀喬以九月免太尉十一月劉文事起乃與李固同誅故考異謂此云策免誤袁紀劉文事在九月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皆下獄誅此傳策

免在清河王事起後則與袁紀合未知孰是然傳前已

言以地震免又自相牴牾也紀作劉文傳作劉鮪

送喬喪還家

一統志杜喬墓在彰德府林縣北二十五里明統志云

在磁州北二十五里姚村

匡初好學

初當是幼之誤

吳祐傳 恢欲殺青簡

御覽六百六 風俗通曰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陳楚

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汗也吳越曰殺殺亦治也劉向爲

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殺青者竹斯爲明矣今東觀書竹素也殷敬順列子釋文謂汗簡刮去青皮也以寫經書

北齊書郎基傳基爲潁川郡守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人斯亦可矣冊府元龜八百四十九 蕭稟從父倣倣字思道相德宗 至番禺多美穀木楮公暇出俸買牋管遣吏鈔補家書之闕者稟諫曰大人置書他日歸國慮爲風雨所損必貽於儉罰人或見

譏何以自雪此亦清而不愼也倣遂止世系表虞字當侯給事中與

吳祐諫正同

注　桂陽甲騎二也

水經注作騎田

注　九眞都龐三也

水經注桂陽南平縣都山卽部龍之嶠五嶺之第三嶺趙一淸曰九眞郡有都龐縣而桂陽之部龍乃嶺嶠之名王象之輿地紀勝曰山之絕頂曰都逢士人語訛曰龐也以都逢爲土音山之絕頂之說殆因嶺嶠而附會此與九眞之都龐無涉鄧紀誤

膠東侯相

通志膠東城在平度州城內

明府雖加哀矜

縣令爲明府始見於此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令爲明府未之考也

延篤傳 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

御覽六百十九先賢傳曰延篤從廣漢李慶受左氏與注引先賢行狀事同疑廣漢乃唐溪之訛而又衍一李慶姚之駰引藝文類聚先賢行狀作唐溪季度知李慶果誤

而如欲分其大較

而如猶言乃若檀弓而曰然注云猶乃

致之者根也

文子上德篇木大者根擢音衢

公劉曾參是也

謂公劉行葦之仁注不得其解

坐於容堂

容本作客者非按爾雅容謂之防郭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射者所以自防鄭注鄉射禮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禦矢也劉熙釋名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幢容也施之車蓋童童然以隱蔽形容也是則隱蔽自障

者皆謂之容古者宮室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士昏禮棟北一楣下有室戶中脊爲棟 棟半已後實之謂之室堂前有南一架爲前楣凡五架

屏蔽之設故曰容堂又堂是行禮之處容堂猶禮堂也

注 說文曰筑五弦之樂也

按說文筑以竹曲五弦之樂也史紀索隱云筑似琴有弦以竹擊之取以爲名

多所駁正

隋志戰國策論一卷延篤撰然不載其左傳解隋志佚之也

凡二十篇云

新唐書藝文志延篤集二卷

史弼傳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

謂大郡太守視事未及一朞皆得舉孝廉小郡亦得歲舉也陳蕃傳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桓帝時如此詔書非一度也

并求假鹽稅

按河東有兩鹽池則後漢仍榷其稅

昔文王牖里

明統志羑里在彰德府湯陰縣北九里一名牖城又名防城

盧植傳涿人也

名勝志盧植故宅在涿州東十五里地名盧家漯土壤肥饒子孫世居焉

能飲酒一石

按鄭盧二大儒俱能飲酒一石然古量三而當今之一不足李時珍本草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是四而當一也唐六典三斗爲一大斗則古三斗當唐一斗也定八年傳正義魏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日知錄宋沈括筆談曰予受詔考鍾律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時

權量又大於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頒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輸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又大於宋也

注　隣人失羊不還請吾兄追之

按列女傳言隣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淥室琴苑要錄作次室

楚人脅比

錢大昕曰公羊傳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章懷注不引公羊而引左氏周走而呼非其義也

轉爲侍中
高誘淮南子敘曰誘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
誦舉大義
遂隱於上谷
寰宇紀續漢書曰植隱上谷軍都山立黌肆教授好學
者自遠方而至明統志軍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盧植隱此
儉葬於土穴
北堂書鈔袁山松書曰尙書盧植將終敕其子彊以禪
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一統志盧植墓在涿州東何郁里
土人呼爲南臺

蠭蠆起懷

淮南俶眞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也憺定 晉書劉毅傳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雷霆駭耳

六韜軍勢疾雷不及掩耳

趙岐傳 娶馬融兄女

按決錄注岐娶敦女實融之從父妹傳云兄女誤

不與融相見

淮南說山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此之謂也

其後疾瘳

御覽九百九十六 趙岐藍賦序曰予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殖慨其遺本遂作賦一章

皮氏長

元和志後魏太武帝改皮氏爲龍門縣新唐志憲宗初屬河中府今爲河津縣屬絳州

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

魏志注魚豢魏略云延熹中唐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爲郡功曹趙息所輕侮衡弟甚恚欲滅諸趙及爲京兆尹於是捕諸趙尺兒以上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爲皮氏

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
海與此傳岐先棄官歸爲郡功曹者異

注　下方羅趙有餘也

按衞恆草書勢云羅叔景趙元嗣與伯英並時見稱於
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云云如恆言其
書亦不爲拙

視子非賣餅者

北堂書鈔魏略云着絮巾布袴賣餅藝文類聚三輔決
錄注曰孫嵩問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
錢岐曰買三十賣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

藏岐複壁中數年

趙岐孟子題辭曰余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十有餘年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後世謂孟子章句是複壁中作以此題辭知之

爲禦冠論

冊府元龜九百九十一 唐儀鳳三年延州人魏眞宰上封事曰昔趙岐撰禦冠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

暗合孫吳

因其上爲青州刺史

魏略云頎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

三輔决錄

魏志注趙岐作三輔决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

惟以示嚴象

皇甫規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

王符論實邊曰前羌始叛器械未備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誠易制耳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

則言百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从民假貸强奪財
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隨以死亡其事跡與規所陳不
異
鑿墉之趾以益其高
文子上義篇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揚子太玄大道
次八豐墻峭阯三歲不築崩
諸種陸梁
莊子馬蹏翹足而陸音義司馬彪云陸跳也此陸梁猶
跳梁也
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

袁紀延熹四年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帝紀四年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此傳云延熹四年秋規上疏自効與帝紀合較袁紀差半年

規親入庵廬

釋名草圓屋曰蒲又謂之庵庵奄也所以自覆奄也廣雅釋室廜廡庵也名義考通俗文屋牛曰廜廡鄭注喪服四制闇謂廬也闇庵字同集韻二十二覃庵菴闇陰同李壁王荆公詩注田廬即今覘戲寮也僅可容身而宿轉移無常所云菴廬殆是此也王念孫廣雅疏證菴廬即幕也

完封寫之權門

說文寫置物曲禮正義寫謂倒傳之也胡三省曰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而送權門也

威明欲遊第仕途

風俗通過譽篇規欲退避弟弟實儁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所堪施則規有弟也不當作第然宦之伐閱亦謂之第北齊文苑傳樊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又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義亦可通

乃先自上言臣薦故大司農張奐

按風俗通以爲懼見及因先自上此不樂成人之美也

當從此大司農彼作太常考奐被黨罪時已轉太常當

從應劭

規對曰

袁紀對策與荀爽同應詔

三斷大獄

注以梁冀鄧萬世李膺等爲三按膺等黨事此時猶未斷六月卽被赦當謂戚瑨劉瓆之獄規於下更云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明不在三大獄之數

再誅外臣

五年殺南郡太守李肅八年殺蒼梧太守張敘桂陽太

守任所

卒於穀城

一統志穀城故城在洛陽縣西北

二十七篇

新唐書藝文志皇甫規集五卷

張奐傳 敦煌酒泉人也

錢大昕曰酒泉郡名非縣名當作淵泉胡三省注云奐敦煌淵泉人胡所見本尚未誤也漢書敦煌郡有淵泉縣晉志作深泉蓋避唐諱章懷本亦當作深後人妄改爲酒耳按續志淵泉作拼泉西域見聞錄云我朝於嘉

峪關之西二百九十里設玉門縣治又西三百里設安西府治附郭之縣曰淵泉亦取敦煌故縣名洪永州晉昌縣永當

作瓜監本閣本皆誤

進屯長城

元和志秦長城在夏州德靜縣西二里一統志在榆林府西

因據龜茲

今榆林府榆林縣是漢龜茲縣也按奐爲安定屬國治本在三水縣龜茲乃上郡屬國都尉所治也

金鐻八枚

集韻璩環屬戎夷貫耳通作鐻韻會文選云鐻耳之傑則金鐻者金鐶耳

而召主簿

按水經注主簿張訢

時休屠各

休官屠各皆羌胡名晉書匈奴傳北狄入居塞者有屠各等十九種屠各最豪貴爲單于統領諸種通鑑靳準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通鑑晉太元十七年休官權千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胡三省注休官雜夷部落之休又元帝永昌元年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則又有休屠種也

引屯赤坑

方輿紀要赤坑在榆林鎮東北境

凡二月五月產子 至 悉殺之

論衡四諱篇俗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按孟嘗君傳田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引風俗通曰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自田文以至王鎮惡皆有是說陸啟浤北京歲華記五月五日民間是日生子束一本或荆條祭於堂斬其木五六尺許祝曰如是止長抵戶北史煬帝蕭皇后傳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論衡誤二月爲正月也

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
藝文類聚奐與延篤書曰惟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
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
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比爲車兒所讐中爲馬循所困
眞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
之地氷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剝肌傷骨自非老
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難聚集不
可一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寢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
此辭矣按袁紀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
立左鹿蠡都紺爲單于在永康元年書中云爲車兒所

警當指此北堂書鈔張奐與崔子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鷄鈌盾如榆葉此蓋永壽元年時事

圍殺翺

一統志殺翺故城在耀州東一里

牢以釘密

謂棺釘也魏志王淩傳注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司馬懿爲太傅太傅給之南史徐勉傳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屬纊纔畢灰釘已具穨弓疏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按喪大記君裹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裹棺用玄綠用牛骨鐕疏

云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鐕釘也以琢朱綠著棺然則古時棺外雖用束衽棺裏亦以釘密也

二十四篇

唐藝文志張奐集二卷

芝及弟昶並善草書

晉書衞恆傳四體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悤悤不暇

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張懷瓘書斷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
增減元常眞書其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
然可謂變化之極又昶字文舒尤善章書類伯英時人
謂之亞聖

登樓自燒而死

事詳魏志

段傳

熲出湟谷擊破之

郡國利病書湟谷在西寧衛治西南段熲破羌胡處

復戰於羅亭

郡國利病書羅亭在積石山北明統志積石山在河州衛城西北七十里

攻沒鉅鹿塢

前志張掖郡日勒縣下都尉治澤索谷此塢亦應在是

河首積石山

此大積石山也一統志在西寧府邊外西南五百三十

餘里黃河北岸

擊石城羌

水經注河水東經石城南謂之石城津一統志石城在

蘭州西北

千六百八

水經注引段熲擊羌於石城投河墮阬而死者八百餘

人與此異

屯聚白石

注以爲白石山非也山在今蘭州府狄道州東爲內地

傳不常云進擊也一統志白石故城在河州西南金城

郡屬縣也

圍允街

一統志允街故城在涼州府平番縣南

於鸞鳥

一統志鸞鳥故城在涼州府武威縣南

從彭陽直指高平

方輿紀要彭陽城在平涼府鎭原縣東八十三里一統志高平故城今固原州治自魏至唐原州皆治此而宋以後之原州則今之鎭原縣漢臨涇縣地也

戰於逢義山

通典高平縣有逢義山一統志云今固原州志不載或以爲即州北九十里須彌山

張鏃

通鑑作長鏃

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闐虜在沓延澤

寰宇記延州門山縣縣北有山其形如門因以爲名明統志橋山在延安府中部縣治北下有沮水或云水從山底經過如橋按水經注二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南橋山山上有黃帝冢橋門即此也一統志走馬水在延安府安定縣東北流經青澗縣入綏德州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奢延水即無定河自榆林府流入逕米脂縣西又東南流逕綏德州城東又逕青澗縣東北入黃河

虜走向洛川

一統志洛河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南又東南流入延安

府保安縣界通志洛水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源出冢
嶺下琉璃廟石縫中東南流逕頁水川合鐵鞭城水入
保安界

令鮮水上

注云水在今甘州張掖縣界胡三省辨誤云段熲之擊
羌也先破之於高平之逢義山遂追之出上郡橋門與
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破於靈武谷奢
延澤在上郡奢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地靈武縣則所
謂令鮮水當在奢延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
谷水明矣段熲前後與羌戰皆在安定北地上郡界張

掖遠在河西頗兵焉能至彼乎余按段熲先討西羌後討東羌胡氏所辨是也明志榆林衛河套西有令鮮水已堙方輿紀要令鮮水在廢夏州西

靈武谷

注云在今靈州懷遠縣西北胡三省云前志北地郡靈武縣有靈武谷當在此縣界按元和郡縣志廢靈武城在懷遠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築古謂之渾懷彰然此靈武谷當即其處胡三省既知漢縣有靈武谷而復引魏收地形志雍州咸陽郡靈武縣以當之反以章懷注爲誤是以僑置爲漢縣也一統志莎羅摸

山在寧夏府寧朔縣西南一百里近賀蘭山靈武口蓋
卽靈武谷也

到涇陽

元和志漢涇陽縣在今平涼府縣西四十里

去羌所屯凡亭山

地形志平涼郡鶉陰縣有凡亭方輿紀要凡亭卽瓦亭
之訛亦謂之東瓦亭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百八十里
按羌所屯者乃西瓦亭在今秦州秦安縣東北二百里

射虎谷

明志秦州治西有射虎谷

更封新豐縣侯

按水經注云新豐靈帝建寧三年改爲都鄉封段熲爲侯考郡國志無此文熲以桓帝時封都鄉侯至此以功改封新豐縣侯酈氏誤也長安志又云漢靈帝改封熲陰槃侯陰槃城在臨潼縣東北四十里按寰宇記云漢靈帝末移安定郡陰槃縣寄理於新豐故有陰槃之名耳

三年春徵還京師

藝文類聚東觀記曰熲徵還京師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連騎相繼數十里姚之駰本東觀記於殷天

蔽日下有錞錞金鼓雷霆動地八字

後漢書疏證卷八

浙江書局刊

章炳森校

盛　元校

丁立誠校